

跨度长篇小说文库

长篇小说

私企高管

王如◎著

人与人性。企业与企业精神。爱与爱情。人生与人生品格。

小说以当代私有企业管理为背景，

全景式地描述了私企高管和私企老板在企业管理上的矛盾冲突，

凸显了在建立公司科学的管理体系和员工正确的思维模式过程中，

作坊式管理思维和现代企业管理制度之间的博弈。

还有更多的博弈，关于高瞻远瞩，关于鼠目寸光，

关于磊落光明，关于狭隘阴暗，

关于冰与火，关于高尚与卑鄙……

你会在字里行间见识到这个世界给出的深刻的答案。

中国文史出版社

跨

私企 為管

王如◎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私企高管 / 王如著. —北京 :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4. 1

(跨度长篇小说文库)

ISBN 978 - 7 - 5034 - 4520 - 0

I. ①私… II. ①王…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86564 号

责任编辑: 马合省 卢祥秋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chinawenshi.net>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 100811

电 话: 010 - 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发行部)

传 真: 010 - 66192703

印 装: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20 × 1020 1/16

印 张: 19 字数: 300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8. 00 元

文史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KUADU
CHANGPIAN XIAOSHUO
WENKU



如果不是黎云峰那几句掏心掏肺的话,也许秦浩男至今还在北京做他的文化公司老总呢。当时,黎云峰打电话给远在北京的秦浩男说:“秦哥,你回来吧,我确实需要你。你说你回来,我能不考虑你的收入吗?等你回来了,我给你一个高空广告牌,一年还不挣个七八万元?”

为此,秦浩男告别了北京这座喧嚣的城市,踏上了开往中国北部边陲城市滨江市的 T49 次特快列车。

秦浩男躺在第七节车厢靠中间的一个下铺上。刚躺下的时候,他翻开了《大匠无弃材——国企用人之道》,津津有味地品读起来。这本书,是一位多年在大型企业从事组织人事工作的管理者来自实践的讲述,更具有真实性、科学性和可操作性。同时,作者和秦浩男不仅在一个油田工作,又同为中层管理者,还是相交多年的文友。也许正是上述原因吧,秦浩男在阅读时很快便进入了情境,比如:

《大匠无弃材》的书名,不就是说高超的匠人,没有弃之不用之材吗?李白就说过:“天生我材必有用。”无论是个人励志,还是领导用人,其道理应该是相通的。

至于“三军不可夺帅”,对企业而言,就应该像《亮剑》中李云龙为独立团打造的军魂一样:“企业性格取决于企业一把手,更取决于首任一把手。”而且,“每个人都是其岗位的‘一把手’!”多么精辟、多么形象、多么到位呀!

作者对“企业家必重必行的十项第一”的总结,应该说是在企业管理上至真至纯的真理。你看:“治企第一因素,是人才;企业家第一本本,是知人善任;用人第一时间,是人才成长高峰期;企业第一力量,是

中层干部；当前第一人才，是项目带头人；用人第一分析，是岗位分析；用人第一环境，是竞争环境；用人第一机制，是激励机制；用人第一法则，是信任与授权；用人第一追求，是培养人、造就人。”十条中，哪一条没说到企业管理的关键？

.....

秦浩男沉浸在深层次阅读和思考之中。突然，车厢的灯熄了，这给了他奔驰在北京大街上突然遭遇堵车的感觉。他不得不放下手中的书，轻轻地叹了一口气。花不花四十七八，都五十四岁的人了，眼睛能不花吗？眼睛花了，看书就感到吃力了。否则，借着过道的灯光也可以读下去。

秦浩男不由得想到了滨江。1980年技工学校毕业时，他才二十二岁。那时的滨江是大城市，想留在滨江工作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秦浩男报名来到北满油田工作。一晃，三十一年过去了，他也从领导岗位退居二线。退二线的坏处，就是你手中没有了权力，多了一种失落感。有一些即将退下来的干部，由于其工作能力或者所从事的工作与社会脱节，退下去就等于失去了工作机会，于是会找上级领导闹腾一番。退二线的好处，就是不用上班了，自由了。有点本事的，可能就有了第二职业，在原单位工资、奖金、年终兑现基本不变的前提下，又多了一份收入，还能继续发挥取之不竭的管理经验和思想。

秦浩男属于享受到退二线好处的那一种。

2011年年初，秦浩男刚一退下来，就被滨江一家私企——尼索瑞丰公司老板黎云峰接过去，职责就是指导行政部的一班人马，制定工作流程和各项规章制度。因此，秦浩男得到一个称呼——老师。话又说回来，“老师”这个称呼，并不是在瑞丰公司独有的。在这之前的很多日子里，因为秦浩男的写作及成就，不少文学青年早就一口一个“老师”的称呼他了。

秦浩男走马上任，一待就是一两个月。有一天，黎云峰和秦浩男

一起回北满油田。在路上，黎云峰问秦浩男：

“你想管哪个部门？”

“我哪个部门也不想管。”

“为什么？”

“你连工资都没说，我怎么做这个决定啊？”

“我给你三千元。”黎云峰使了很大的劲儿，说出了这个数字。

秦浩男微微地笑了一下。车继续前行，转眼就到了北满油田。黎云峰和秦浩男各自回到家里。

转眼到了四月份。北方的天气已经回暖，万物复苏的迹象已经十分明显。秦浩男在书房整理着近年来发表在各类报纸杂志上的文章，手机突然响了。

说突然，是这么多年在领导岗位上，由于经常开会养成了一种习惯，总是把手机设在振动状态。退下来了，电话少了，就转为振铃状态了。有时手机一响，反而会把自己吓一跳。秦浩男定了定神，拿起电话看了看，自言自语地说“北京”，便按下了接听键。

“剑锋，你好！是不是问我去不去北京啊？”

“不是，就是看看你在做什么。”肖剑锋故意回避了实质性的话题。

“我在处理家里的事，3月28号到北京。”秦浩男明白肖剑锋的意思，就顺口说道。

“那，好吧，见面再谈。”

肖剑锋，是首都一家报社的社长，也是秦浩男多年的文友。由于相互欣赏，两个人早已成了好朋友。秦浩男刚退下来的时候，就和肖剑锋通过电话。肖剑锋说，你找时间来北京吧，我给你安排一下。结果一忙乎，秦浩男就把这个茬口给忘了。因此，接到肖剑锋的电话，他反而有点不好意思了，就顺口说二十八号到北京。既然说了，就得马上买火车票。秦浩男就和一家旅行社联系，订了一张硬卧，算是把心放了下来，要么，这个谎该怎么圆呢？

到北京的第二天,肖剑锋在北京饭店见了秦浩男。因为是老朋友相见,也用不着客套,闲聊了几句家常嗑,肖剑锋便进入了正题:

“我有一个老乡,是中信油田的,在北京开了一家文化公司,主要经营的项目有工业动漫、企业形象宣传片和企业推介手册等企业形象包装、企业管理咨询等等。你是油田的管理干部,搞了多年的企业管理,在企业形象包装、企业宣传推介和企业管理上都是内行。再加上你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有着丰富的创作经验,在工业动漫开发上会很快进入工作状态的。所以,我想让你进入这家公司工作。”

“老总那边……”

“老总那边没有问题。都是哥们。我也不瞒着你,他进北京还是我引的路。况且,他的公司一直和大型央企进行合作,这离不开我。”

“嗯。既然咱是哥们,我也就打开天窗说亮话了。”

“好,你说。”

“我来北京,有两个问题需要解决。一呢,是住的问题,没有住的地方,我也就没法工作;二呢,待遇问题,不知公司是怎么考虑的?”

“是这样,我打算在公司附近给你租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再有,工资底薪五千元,每个项目按毛利的百分之四十提成,至于怎么分配,由你自己说了算;这三呢,你出任公司常务副总经理,负责全面工作……”

秦浩男就这样想着,回忆着,便在火车轮子“咣当咣当”声中进入了梦乡。

“喂,先生,换票了。”

蒙眬中,秦浩男被一声甜美的呼唤给叫醒了。他抬起手腕来看了

看手表：

“哎呀，怎么这个时候了，这觉睡的。”

秦浩男说着，从皮夹里抽出一张卧铺卡，递给了女列车员。换完票，他赶紧去洗手间，匆匆地洗漱完毕，就回到了座位上。这时，电话响了：

“是秦老师吗？我是瑞丰公司行政部的宋海涛，黎云峰老总派我来接您。现在，我在站台七号车厢的位置上。”

“好，谢谢！”

秦浩男放下电话，笑了笑，摇摇头，背起行李走下了列车。

这一天，是2012年1月3日。

一月的北方，寒风刺骨。秦浩男打了个冷战，顿时觉得清醒了许多。站台上，接站的人们双手插兜，脑袋几乎缩进脖领子里。秦浩男在人群中，一眼就看见了俊俏的宋海涛。秦浩男能够一眼认出宋海涛，这一点也不奇怪。2011年年初，秦浩男在瑞丰公司指导工作的時候，宋海涛就是行政部的经理，负责工作流程、管理制度的制定。作为刚刚走出大学校门的大学生，哪里懂得这些应用文体，特别是管理工作的流程呢？秦浩男就耐心地为其讲解管理办法、人事任免通知、管理过程控制等等。可是，80后90后小青年的共同特点是除了自私、任性外，就属惰性最突出了：做事不求甚解，管理制度、工作流程等怎么方便怎么编制，不管是否能够起到管控作用；文章版式呢，任其自由发挥，也不管是否符合表述方式，里出外进的，谈不上规范，更谈不上美学的高度，就像早晨起来不叠被子一样的随便。

所以，不管秦浩男怎样讲解，如何要求，宋海涛依然我行我素，天马行空。以至于做了那么多流程、那么多管理制度，到后来无非是一堆废纸。

宋海涛想要接过行李。秦浩男看看纤细而又文静的宋海涛，笑了笑说：

“还是我来吧。”

“给我吧，秦老师。”宋海涛坚持地说。

“看你单细的，还是我自己来。”秦浩男说。

“那，咱俩抬着吧。”

秦浩男和宋海涛抬着行李，磕磕碰碰地来到了停车场，把行李放在宾利车的后备箱里，双双上得车来。宋海涛说：

“黎总说，先把您送到宿舍休息休息。”

“好。”

“秦老师，您看咱早餐吃点什么？”

“随便。”

“那，咱吃豆腐脑吧！”

“好的。”

二人来到一家早餐店。宋海涛把车锁好，和秦浩男走进早餐店，选了一个靠窗的位置坐下。这时，一位服务员走过来：

“先生，您想点什么？”

“小宋，你熟悉，你来点。”

秦浩男说着，拿起一把银色的壶，给宋海涛倒了一碗豆浆，也给自己倒了一碗。在把壶放下的瞬间，宋海涛已经点好了早餐。这时，秦浩男的手机响了：

“喂，大哥，你说。”

“爸爸住院了，你能回来吗？”

“能。”

秦浩男把电话放下，宋海涛从他的表情中似乎读出了什么，紧跟着就问了一句：

“秦老师，有事吗？”

“哦，我父亲住院了。”

“吃完饭我送您回去吧？”

“好的，谢谢！”

秦浩男心里有事，草草地吃了一口，就放下了筷子。宋海涛除了具有 80 后的普遍缺点外，总的来说是个懂事的年轻人，他立马喊服务员买单。

从早餐店出来，秦浩男的电话又响了：

“大哥，你说。”

“刚才忘说了，你不要着急，爸爸没事的。”

“哦，我知道了。”

秦浩男放下电话，轻轻地舒了一口气，然后和宋海涛说道：

“去 4S 店。”

“您父亲不是住院了吗？为什么回店里？”

秦浩男解释说：“我父亲目前没有什么大碍，不用太着急。咱们回到店里后，我开自己的车回朱家坎，这样也省得你再跑一趟了。”

宋海涛答应着，就掉转车头驶向了滨江尼索 4S 店的方向。



上一次，得知父亲住院消息的时候，秦浩男正在江苏无锡，代表北京齐运文化有限公司，和西姆莱斯石油专用管制造有限公司洽谈一个合作项目。说起这件事，秦浩男总觉得人与人之间是存在缘分的。

之前，秦浩男在北京参加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州长组织的一个宴会。那天雨下得特别大，车堵得十分厉害，就像是蜗牛在路上爬，这对于长期生活在北满油田宽松的地理环境的秦浩男来说，心中难免会感到压抑，进而对北京的居住状态产生强烈的反感。

秦浩男赶到人民大会堂，经过安检后来到宴会厅的时候，其他客人都到齐了。州长便一一介绍新朋友：这位漂亮的女士是中央电视台

著名主持人杨磊；这位是无锡西姆莱斯石油专用管制造有限公司总裁朴龙华；这位是北京齐运文化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秦浩男……秦浩男与新朋友一一握手，互致问候。当他来到朴龙华的面前时，他握住朴龙华的手狐疑地说道：

“朴总，我听说过北满歌舞团有一位古典吉他演奏家叫朴龙华，不知是和您重名，还是……”

“您是？”

“我是北满人啊！”

“哦，我就是那个朴龙华呀！”

“哎呀，太巧了。我是北满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在北满油田工作的时候，和原来在你们歌舞团工作的创作员唐元峰是好朋友。听唐元峰说，您演奏的曲目还获过国家级大奖呢！万万没有想到，在这儿见到您了，真是荣幸啊！”

“您客气了。您怎么来北京了呢？”

“我年初退二线后，就被聘到这家公司任职了。”

“哦，是文化公司，对吧？”

“对。”

“能做企业形象包装吗？”

“没问题。”

“那就给我们拍一部形象宣传片，做一本企业推介手册吧。要有中文、英文、俄文、西班牙文和法文五种版本。怎么样？”

“好哇！”

就这样，秦浩男与朴龙华认识了。而且，由于地缘和文化的关系，朴龙华给予秦浩男充分的信任。因此，也就有了秦浩男的无锡之行。

那天，签署了合作协议以后，朴龙华兴致勃勃地邀请秦浩男来到无锡西姆莱斯石油专用管制造有限公司展厅参观。参观中，秦浩男对朴龙华产生了一种敬仰之情，也印证了朴龙华为什么会跟随国家主席胡锦涛

前往西班牙参加中西工商界高峰论坛会议。秦浩男有点激动地说：

“朴总，我为您骄傲，也为北满骄傲。回去以后，我除了要完成我们合作协议上规定的项目以外，我还要写一篇文章，嗯……题目就叫《北满有个朴龙华》。”

话说到这儿，秦浩男的手机响了。他掏出手机，看看电话号码：

“对不起，家里的电话。”

“您请。”

秦浩男挂断了电话，对朴龙华说：“我得马上回北满，能帮我订机票吗？”

朴龙华说：“没问题。”

朴龙华就安排办公室订票。订票这件事，在信息社会里，算是非常简单的事，在网上一点鼠标，什么都解决了，你只要拿着身份证，就可以通行无阻。秦浩男乘坐飞机从无锡到北京，又转机直飞北满。

到北满下飞机时，夫人、儿子、儿媳已经在机场等候多时了。出了机场，秦浩男一行人就马不停蹄地驱车直奔朱家坎县医院，去看望病榻上的父亲。

那一次，秦浩男与兄弟几个轮流陪护，精心照料。在治疗上，药物选最好的；在饮食上，只要能买到的，都买回来给父亲享用。眼见着父亲一天一天精神起来了，白白的头发也逐渐地变成了黑色，兄弟几人在心里暗暗高兴。

转眼间，一个月过去了。秦浩男想，父亲马上就要出院了，北京那边要开董事会，自古忠孝难两全，何况父亲的病情已无大碍，就决定回北京：

“喂，云峰，能帮我订一张滨江飞往北京的机票吗？”

“没问题。要哪天的？”

“就明天吧！”

“好的。明天我去接你？”

“不用，我自己开车过去就行了。”

第二天，秦浩男开车来到滨江，到黎云峰的瑞丰公司，把车停在售后服务车间，在黎云峰的陪同下，到“腐败一条街”品尝滨江特色烤肉。然后，来到滨江机场：

“在北京工作，离家那么远，飞来飞去的，也够辛苦的了，不行就回来吧！”

“在北京挺好的，站在首都的高度俯视全国，业务好开展不说，接受的经营理念、文化理念都是最先进的，有利于开拓自己的视野，提升自己。”

“那是，那是。”

就这样，秦浩男飞回了北京。

一晃，又是一个月过去了。今天，秦浩男开着车回到朱家坎县医院的时候已接近中午了。他对父亲的病放心不下，就直接来到县医院住院处。他掏出手机拨通大哥的电话，弄清了父亲的病区和房号，蹬蹬地来到父亲病床前：

“爸，您怎么样？”

“浩男，你，回来了？”

“爸，我回来了。”

“好，差不多都回来了，好啊！”父亲感叹道。

秦浩男从大哥那儿了解了父亲的病情，不由得悲从心头起。但还是以轻松的表情面对父亲，以给父亲一个无所谓的假象，希望他建立信心活下去，哪怕是多活一两天也好啊！



和父亲聊了一会天，秦浩男在大哥的劝说下，回到家里吃午饭。饭桌上，小妹秦月萍和他聊起父亲的病情，不无惋惜地说：

“只要我们尽力就行了。”

秦浩男深深地知道小妹这句话的含义。小妹是学医疗的,在省立医学院毕业那年,秦浩男带着北满市人事局的接收函,到学院去接小妹。到了学院,院领导说:好哇,既然是接收函,我们也没有不放的道理,明天就办手续吧!第二天,秦浩男到学院办手续时,事情突然有了变化,这让秦浩男有点措手不及。

原来,学院刚刚收到《省教育委员会关于代培学生毕业去向的通知》,通知规定:凡委托培养的学生一律回委培地报到。秦浩男顿时傻了眼,轻轻地叹了口气说:

“月萍,别难过,也不是针对咱一个人。再说了,你上班以后,二哥再想办法给你调到北满去!”

秦浩男没有食言。就在秦月萍在朱家坎县中医院上班的第二年,秦浩男就把小妹调到北满市西城区医院当上了内科大夫。

现如今,作为内科大夫的小妹,对父亲的病已经是束手无策了,秦浩男还能说什么呢?

“妈,我去医院了。”

“你大老远的从北京回来,在家休息休息吧。”

“没事,我不累。”

秦浩男和小妹提上饭盒开车去给父亲送饭。到了县医院,秦浩男把车钥匙交给大哥:

“大哥,你和大妹回去吃饭吧,我和小妹在这儿就行了,回去吃完饭好好休息一下。”

“那晚上我来换你。”大哥说。

“好。”秦浩男答应着。

大哥和大妹走后,秦浩男扶起父亲,自己坐在床头,把父亲抱在怀里。秦月萍一手端着饭碗,一手拿着羹匙,笑嘻嘻地跟父亲说:

“爸,您二儿子回来了,高兴吧?”

“那是。”父亲笑了笑说道。

“那您就多吃点儿？”月萍说。

“就是，您多吃点儿。”秦浩男也说。

“好。”父亲答应着。

父亲吃了一口海参，脸上灿烂着笑容，不无兴奋地和病友们炫耀：

“我二儿子是作家，是北满市作家协会副主席，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出了好几本诗集呢！我还记得我二儿子写过一首诗，叫《思念麦田》：

在城市中浮华久了
就常常思念麦田里的淳朴

阳光被擦亮
被磨烫的日子
哈腰拾起的
便是淳朴中长大的成熟

麦田中小憩
便被自然开发的花朵
和自然流淌的风感动
麦田里的女人
裙子围成卫生间
丝毫不会引起邪念

因此，我常常思念麦田
思念的过程
我特别轻松

听到这里，病友们为父亲报以掌声，秦浩男却不由得泪流满面。他坐在父亲的身后，一只手扶住父亲，一只手擦掉脸上的泪：

“爸，这些您都记得？”

“咋记不得呢？咱院里的老张，总是在大伙面前显摆：你看，这是我写的诗歌。开始的时候，我都不吱声。后来，我看他太张扬了，就生气了。有一天，我拿出你的诗集说：你看看，这是我二儿子写的。他看了后再也不显摆了。”

“爸，人家爱说啥说啥呗，您和他生气多犯不上啊？”

“后来想想也是，一瓶子不满，半瓶子肯定晃荡，咱和他生啥气呢？”

“就是嘛，只要咱高兴就行。”

“嗯，咱高兴咱的，不管那些破事。”

饭吃完了，秦月萍说让父亲躺下，歇一歇。秦浩男说好吧。就扶着父亲慢慢地躺下了。秦月萍又说：

“爸，您看看，刚才您吃了饭，又说了那么多的话，也累了，就睡一会吧？”

“行。”

父亲闭上眼睛。但秦浩男知道，他没有睡着。此时的他，多么希望和儿女们多说几句话呀！特别是秦浩男刚刚回来，就更让他增加了些许交流的欲望。

5

这么多年，秦浩男尽管是排行在二，但却起着老大，甚至比老大更大的作用。比如，大哥、大嫂和小妹的工作调转，这个晋职称，那个提干等等，都是秦浩男的事儿，甚至请客送礼还得自己掏钱。事情办得